

書



三朝北盟會編一百十一之一百十五
炎興下帙

第一百一十一卷

起建炎元年七月七日甲乙未盡十六日甲辰

第一百一十二卷

起建炎元年七月十六日甲辰盡八月十四日辛未

第一百一十三卷

起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辛未盡十月二十九日乙酉

第一百一十四卷

起建炎元年十一月丁亥朔盡二年正月十一日丙申

第一百五卷

起建炎二年正月十二日丁酉盡二月十九日甲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一

炎興下帙十一

起建炎元年七月七日乙未盡十六日甲辰

七日乙未宣示太上皇帝親書絹背心八字諭宰相黃潛善等
上出絹背心一領宣示泣諭宰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
山府密遣使臣曹勛齎來背心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
真來救父母群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太上皇
帝者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

借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上殿

張所上殿面賜章服遣行所具畫一乞以京畿兵三千為衛

次所行題辭

于大名府置司一面遣官于河北西路告諭招撫山寨首領
民兵候就緒日渡河先復濟衛懷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
處圍乃以民兵給地養之如陝西五路弓箭手法仍乞緡錢
百萬以為半年之費

金人陷磁州德權知軍州事張昱棄城率眾走

張昱平陽府吏人也犯罪刺配至靖康間在平陽境內山中
聚眾數千會磁州德無守軍民共謀迎昱入州權知軍州事金
人屢犯其境皆不攻徑過至是金人乃以兵至磁州德州無城
不守昱遂棄城率其眾出奔金人陷磁州德即時撫諭而去

十三日辛丑京城留守范訥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宗澤入京

師

臣僚上言范訥為宣撫司使日專懷願望無意勤王軍律不嚴
不能戢士遂降授承宣使罷留守淄州居住上初即位宗澤
嘗力請因天下兵集親征迎請二帝力圖中興黃潛善汪伯
彥沮之乃加澤待制知襄陽府澤又乞兵十萬往收復河北
不許訥既罷遂以澤為京城留守丙子澤入京師治事

林泉野記曰范訥字子辯開封人武舉中第為童貫門客累
樞密都承旨曾為宣撫使訥常為參謀遷節度使靖康中虜
陷太原加訥檢校少保河北河東宣撫使以兵五萬屯河北
河東訥全馬忠王元王淵韓世忠退歸應天金人攻城訥屢

三朝正史卷之二
二
敗之建炎初除東京留守卽溥副之在任三月李綱為相素
與訥不協降承宣使淄州居住後退居卽州年老徙居夔州
依其姪總以卒

詔請元祐皇后幸揚州

王瓌傳亮上殿

面賜瓌器甲三萬副就陝府置司與金人河中府解州對壘
一面遣人結約河山東山寨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乘
梳會過河得旨送之

左正言鄧肅劄子言叛臣乞立格定罪

劄子曰臣謂叛臣曾事偽楚大小輕重固有不等欲乞立一

罪格然後按偽楚籍取叛臣姓名就格斷之庶免君臣之間
皆不得容私伏蒙陛下為臣昨在圍城之中固知姓名今臣
奏來臣謹取旨所撰二格以按叛臣之罪為陛下盡陳之所
論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日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
徐秉哲吳玠莫儔李回是也其二日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
侍從者如司農胡思大府知朱宗之為侍郎大理卿周懿文
為大尹靈襄李擢范宗尹等皆起于宮觀以為侍從是也胡
思周懿文今者桎梏固不足論請餘者論之且金人破城自
南壁始李擢靈襄提舉其事日聚群小浩歌城上雷已塞壕
恬然不顧破京城者寔此二人范宗尹音音雷宣和廷對揣王黼

之意數蔡何之罪遂竊虛名以居臺諫當官則以奴僕事耿南仲以取侍從城破則以妾婦事范瓊以資口腹及偽楚一立則起于宮觀以為諫議然不知所陳者何事哉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是也且赦書之惡不減勸進其詞云有堯舜之揖遜無湯武之干戈不惟不忠之語可駭天下至于廟諱便不復顧雖大馬有所不為朝廷取撰勸進文者投之嶺外而以撰赦文者止令分司是不知亦何私于顏博文者哉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偽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使邦昌安然得為揖遜以事美官觀皆事

務官之力也且陛下登九五之位無不欣躍如獲再生朝廷不聞先時以為事務官者及偽楚之立而十友紛然如水就下以其情尤可罪也其五曰因邦昌改名是也何昌言先奏于偽楚庭乞改為善言其弟昌辰遂請于吏部改為知言惡犯昌字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工真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于偽楚及拜于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如馮澥曹輔是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為中書舍人所謂臺諫者洪芻黎確等及舉其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金為人根柢而被杖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偽楚之庭矣且諫臺者天子耳

目之官也虜將迫城尚持議和之論聖駕將出曾無一言之
戒天作奇禍則倉皇失措遂于他人之庭渡處甚諫之職今
日尚有不易舊職者不知其所為如此又何以論他人之過
即其二日以度官而升擢差遣是也然此不可勝數偽楚以
後謂之權官而被偽命劄子者皆是也臺省寺監學校勅局
無所不有乞為委留守按籍取之則無有違者其三曰願為
奉使者是也黎確之使趙野李健陳戩之使翁彥國擁黃旗
持偽告左右僕從皆受偽恩馬上洋々自號奉使力說勤王
之師以為邦昌久居計故邦昌曉諭曰只候勤王師退然後
開門蓋侍有二三奉使耳已上數臣乞立為叛臣之次于遠

小處編管

吏部供到王時雍見係高州安置徐秉哲見係梅州安置吳
玠永州安置莫儔全州安置李回袁州居住朱宗之朝奉郎
李擢柳州安置范宗尹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靈襄大中
大夫權開封府尹胡思周懿文朝散大夫顏博文澧州安置
何昌言生前尚書工部侍郎何昌辰通直郎通判南劍州馮
獬中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李會中書舍人洪勗朝散大
夫黎確朝請大夫李健朝請郎陳戩實部員外郎奉暉旨吳
玠移韶州安置顏博文移賀州安置朱宗之青授忻州團練
副使岳州安置范宗尹青授忻州團練副使鄂州安置靈襄

責授成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何昌言追授隄州團練副使
及追致仕息澤何昌辰除名勒傳送永州編管馮獬責授朝
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成州居住黎確李健陳戩遠小
處監當撰勸進文及事務官劄子留守司開具姓名申尚書
省

脫一條

李回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李會責授承議郎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成州居住
制曰君臣分定生死之靡他義命超殊在賢愚之所擇豈有

本朝之顛沛適令大節之磷緇爾授國恩與聞梳政知板本
塞源之大憤蓋戴天履地之所同乃甘心二姓之庭至冒寵
百僚之上茲而不問何以取臣宜從置散之科用正投荒之

典旨爾自取非朕敢私

十四日壬寅李綱乞降巡幸詔

是日李綱全執政奏事訖留身奏曰朝廷近日外則經營措
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為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改
事明責刑皆漸有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
未安上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朕
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全雖金
賊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
宗不過是也中外未知聖意乞降詔告諭

十五日癸卯下巡狩詔

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乂寧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
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來圖憲弗臧禍生所忽金人
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墮賊計盡取子女玉帛遂
迎二聖蓋輿六宮戚屬悉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
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潛然出涕思
欲整駕還京謁款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民人物故
朕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為懷是用叔
時之且法古巡狩駐蹕近甸弭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
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
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

與群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于皇
天廣旣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
朕夙夜勤憂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
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士大夫軍民体朕至
懷無有疑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誅宋齊愈

遺史曰宋齊愈新除諫議大夫是時李擢見任給事中擢與
齊愈在圍城中皆非純臣擢謂齊愈為諫議大夫必論已必
得罪且曰先發制人乃不書黃而其齊愈議立張邦昌事繳
敗之曰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昨三月初王時雍等在皇城

司聚議乞立邦昌拜大金賊詔畢書立狀時雍時雍等恐懼不敢填寫邦昌姓名而齊愈奮然執筆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狀以示其四壁無不驚駭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出誕欺若此今除諫議大夫當是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論列更乞罪戾遂罷諫議大夫令御史臺王賈置司根勘具案聞奏制曰義重于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死于喪邦其官宋齊愈蒙國厚恩為時顯官方氣稜結蕭牆之內至腥羶謀閔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遺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烏安忍其解諫垣

之職以酒庭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據王賈勘到通直郎前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招金人進請淵聖皇帝出城未回知樞密院孫傳承遣軍前遣吳玠等將文字稱廢淵聖皇帝共舉堪為人主一人及知孫傳等乞不廢淵聖皇帝不許須管于異姓中選具姓名申齊愈知孫傳等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卓子上有王時雍等衆議推舉狀草齊愈問王時雍誰時雍云金人令吳玠來密諭意舉張邦昌今已寫下文字只空着姓名又看得金賊元來文字般說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語言即是要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別有不測為王時雍曾說吳玠密諭張邦昌亦欲早了圖

出齊愈輒自用筆于紙上書寫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于舉
狀內填寫却將呈時雍時雍稱是又節次徧呈在坐元集議
官時齊愈言道張邦昌衆官看了別無語言齊愈令吏依帝
上所寫張邦昌姓名三字別寫申狀時雍看了分付與吳玠
莫俦將去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所有齊愈寫張邦昌帝
片子即時毀了並無見在只收得王時雍等元議定推舉狀
草歸家初蒙勘問時懼罪隱伏不招再蒙取到中書舍人李
會狀軍前遣吳玠莫俦傳大金指揮須管今日于異姓中選
擇具名申即不得引惹趙氏是日在皇城司聚議忽有右司
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不定即于本司廳前寫文字

夫人卓子上取帝筆就卓子上取帝一片上書張邦昌三字
即不是文字上書寫徧呈在坐相顧失色莫敢應對別無語
言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將却會即時起去是時
只記得侍御史胡舜陟在坐司業董道午間亦曾在坐未委
見與不見其餘知監即官會以到京未久多不識之及根勘
元狀草子再勘方招檢會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內一項昨
金人逼脅使張邦昌僭號寔非本心今已歸復舊班其應于
供奉行事之人亦不獲已尚憲畏避各不自安其已前罪犯
並與放免一切不問勘會上項赦文係謂張邦昌僭號之後
供奉行事之人特送寬貸法寺稱宋齊愈係謀叛以上斬不

分首後勅犯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宗齊愈合處斬仍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合原赦後盡安杖一百罰銅十斤入官放情重奏裁奉聖旨宗齊愈身為士大夫當守節義國家艱危之際不能死節乃採金人之情親書僭逆之臣姓名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其罪非受偽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依斷仍令尚書省出榜曉諭

張浚行狀曰李宰相李綱以私意惡諫議大夫宗齊愈加之罪至論腰斬公素與齊愈善知齊愈死非其罪入臺首論經罷之

十六日甲辰孟忠厚除徽猷閣待制為迎奉隆祐太后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司封自外郎楊邁沿路州縣預行計置糧草濟渡舟舡

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使夏國約同寇陝西金人起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平州遼西長春八路民兵入寇兩河節要曰渤海萬戶大撻不也屯兵河間女真都統混打渾阿魯保屯兵于保州女真萬戶特木也屯兵于永寧祈州女真萬戶胡沙虎屯兵于霸州女真萬戶聶耳屯兵于冀州女真副統韶合屯兵于真定遼東漢軍萬戶韓慶屯兵于慶原女真都統萬佛奴屯兵于樵莫女真萬戶余列屯兵于洺州女真副統蒙哥屯兵于磁相女真萬戶銀木與其弟拔束屯兵

于太原新城女真萬戶賽里屯兵于嵐憲契丹都統馬五屯
 兵于平陽契丹有缺字屯兵于慈隄女真萬戶石家奴屯兵
 于汾州女真萬戶姜室屯兵于河東蘇村姜室之子鵲眼屯
 兵于解州安邑女真萬戶撒高昌屯兵于絳州女真萬戶溫
 御屯兵于澤路女真都統茶昌馬屯兵于孟州匡頤攻守諸
 州郡元帥府左監軍撻懶親圍中山

又曰西河州郡自賊初入寇以朝廷指揮官得便宜行事故
 各捷人馬以圖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州合勢相
 援拒賊之理其賊勢之大又非一州之力可敵故為賊聚眾
 併力既破一州而復攻一州也至是以京城失守二聖北狩

河北州郡官盡為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州郡官多棄城走兩
 河州郡外無應援內復自亂于是為賊乘而取之如俯拾遺
 物惟中山慶源保莫初名冀磁相絡久而陷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二

炎興下帙十二

起建炎元年七月十六日
甲辰盡八月十四日 辛未

元祐太后發京師

元祐太后進發以孟忠厚為提舉一行事務都人初望車駕
還內忽聞太后有南京之行莫不垂泣初上遣張浚迎太后
至是後奉驪馭至行在除後帶器械

十七日乙巳李綱乞巡幸

李綱時政記曰劄子大畧謂巡幸之策關中為上襄鄧次之
建康為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幸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

襄鄧西鄰閩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
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此誠天設
以待臨幸願為今年駐蹕之計得旨定議巡幸南陽

十八日丙午差巡幸官屬

戶部侍郎黃潛善為巡幸提舉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充
幹辦頓遞行宮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泊去處虞部員外郎
李儔幹辦相視橋道渡船并椿辦糧草發運使李祐為隨軍
轉運使

十九日丁未計置迎奉神主

是日委兵部員外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巡幸有日限三日

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迎奉神主起行在及援合用人數就
太廟親事官檟榭合殿前司差撥禁軍三百人防護仍專委
內侍官二員克同共都大主管其合行事件並仰條具申尚
書省

二十七日乙卯頒戒諭士大夫詔

朕觀古之為士者何其蒙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靡
好爵享豐祿相與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免相與同
患難故人之好我至于示我周行王事靡盬至于不違啟處
而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士類垂
二百年故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

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無愧于古人日者三
播遷宗社先至于顛覆而伏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
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羣材相與協濟修政事攘戎狄以奉迎
鑾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衆乞
去則必以東南為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為辭治檄以自便者
相望于道塗避寇而去官者日形于奏牘甚者至假托親疾
不俟告下挈家而遠遁夫禮義廉耻正所以責士大夫也所
守如此朕何望焉豈朕初嗣大位所以告誡者未至與將士
大夫狃于故習而未能遽革與已詒甚矣節者寔之極典其
次極之遠方為多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恭乃職一乃

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正休于隆古敢有弗率
弗迪尚蹈前愆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邦有
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八月一日戊午朕輿余大均陳冲洪芻張卿材李彝王及之周
懿文胡思夏承等

奉暉旨訪聞昨來京城圍閉王府主第宗室及戚里之家以
至民庶根括金銀等官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冲等
因緣為奸隱匿財物萬數浩瀟及聚斂歌樂靡所不為士大
夫負國至此難以一例寬貸可差殿中侍御史黎確馬伸就
臺根治具案聞奏根勘得夏承洪芻張卿材各有相犯續奉

醒旨洪芻罷諫諫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
 大均周懿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今勘到具撮白刑名下頂降
 授朝散郎前太僕少卿陳冲差懿親宅抄札將王府果子喫
 用摘花歸家與內人同坐喫酒令內人唱曲子將牙簡隱匿
 公然授犒膏酒并錢將出剩金銀待隱匿入已令人收掌未
 曾收計絹六百一十五匹除輕罪外準條係監守自盜合絞
 刑賊罪處死除名該大赦原免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
 一例寬貸根治聞奏朝散大夫前大理卿周懿文抄札關字
 王府密煎等將摩羅士女孩兒等歸家受犒設酒及喫宮人酒
 果受酒計贓六疋六尺除罪輕外準條行下合杖六十公罪減

外笞五十不曾計到摩羅賊如不滿百文係城內竊盜杖
 八十如滿百文杖一百賊罪定斷議減外杖九十罰銅九斤
 入官放犯在大赦前合原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
 寬貸根治聞奏朝諫大夫前刑部郎中張卿材差起發懿親
 宅金銀喫內人酒果間或內人違氏離三四步坐喫酒將抄
 札扇兒摩羅等歸家受估贓計絹八疋七尺除罪輕外準
 條與所部接坐合徒二年私罪官減外徒一年半合罰銅三
 十斤入官放犯在大赦前合原朝散大夫前左諫大夫洪芻
 差抄札見景王祇候人曹三馬後囑託大均放出將來本家
 宿僱作祇候準條係監守內犯奸合流三千里私罪議減外

徒三年追一官更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犯在赦前合原朝
散即開封少尹夏承根括到鄭伸宅坤像酒擅支作犒設收
受不覺察王及之擅易銀受酒估計絹二十六疋除罪輕外
準條係財物不應入私而入合徒一年半贓罪為徒官減外
杖一百罰銅十斤入官犯在赦前合原朝請即前吏部自外
郎王及之抄札金銀見官屬將寧德皇后親妹追捉苦辱並
不施行及與受沂王府嬖好位酒不鈐束覺察人吏與鄭伸
家女使劉嬌奴等私通及輒受犒設酒根括到銀買低次銀
抵換入已計贓二十五疋除罪外準條係以私物貿易特
計利以盜論合加役流贓罪追六官除名勒停該犯在赦前

合原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治聞奏朝散大
夫前司農卿胡思推擇張邦昌表內添改諂奉及抄札棗華
宅有祖宗宴錄者看并罷館併不合破馬有太僕少卿差到
馬是大王府公然乘騎點數不見宴錄十冊是親事官等失
去除罪輕外準條係不應為合重杖八十議減外杖七十罰
銅七斤犯在赦前合原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
貸根治聞奏二人追捉未獲先次據干照人說出逐人罪犯
朝請即前差添開封少尹余大均往景王府喬貴妃位抄札
金銀與內人念馬並坐飲酒唱曲子以告首金銀為由放喬
念馬歸家牧養作祇候隱藏根括籠子一隻寄在金銀庫內

取去麝香三十斤餘被府尹納了除罪輕外據案不曾估到
 所盜麝香錢如滿十貫係監主自盜合加役流罪除名犯在赦前合原
 除名勒停如滿三十五疋合絞刑罪除名犯在赦前合原
 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治奏聞朝奉郎主
 客員外郎李彞差往王府抄札與內人曹氏等飲會及與內
 人喬念馬並坐飲酒知余大均洪翥欲雇買曹氏等放令逐
 便及請洪翥曹氏等筵會令曹氏女使唱曲子除罪輕外准
 條係不應出謁而出謁合徒二年私罪追兩官勒停犯在赦
 前合原案改收坐高伸身死外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温州
 觀察使范瓊因根括金銀時未告王及之減免所根括高伸

家金銀數係不應為重杖八十減外杖七十私罪合罰銅七
 斤入官放該赦原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陳思恭因括金銀
 時告求王及之印押虛抄免納金銀係不應為重杖八十減
 外杖七十私罪合罰銅七斤入官放該赦原赦三省樞密院進
 呈法寺議曰棄市上曰王及之等罪由當戮有司之法如此
 但朕新政重于赦士大夫伯彥對曰好生聖人之大德祖宗
 以來未嘗赦士大夫陛下體祖宗好生之德天下幸甚上顧
 潛善曰如何縱潛善等皆奏曰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陛下
 誠能體天地以當生赦之際生民受賜上稱善奉聖旨余大
 均陳冲洪翥情犯濫重並當誅戮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流

沙門島永不放還至登州交割張卿材青授文州別駕雷州
 安置李彞青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青授隨州別駕
 南恩州安置周懿文青授隴州別駕連州安置餘並依斷內
 余大均陳冲洪芻張卿材李彞王及之周懿文胡思令吏部
 各差使臣一員步軍司各差兵級十人將校一名防送前去
 候到取所取逐州交管文狀繳申尚書省周懿文等青詞曰
 昔李文子有言見其無禮于君者鷹鷂之逐鳥雀也故春秋
 不誅其人而誅其人之意豈無說哉爾服采在庭官榮祿厚
 國家平日何負汝曹方君親危急之時雖廢不卹其緯乃乘
 時變乾沒自私以為無復朝廷之治矣嗚呼亦士也何為而

至于此極我念本無知雖誅奚益俾全首領板界遐荒尚保
 餘生毋忘予德

幼老春秋曰周懿文吳大均等不死唯逆賊竄君子是以知
 李經與汪黃不能輔佐恢復河東河北之境土乎也曰失其刑
 矣

二日己未李綱乞置水軍

時政記曰劄子謂生于陵者安于陵生于水者安于水南方
 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
 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沿河淮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
 舟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姓名平時許其自便

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
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舡凌波為號差御營司幹官楊觀渡齋
空名誥江浙募人造舡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統領

三日庚申楊惟忠建武軍節度使

時政記曰先是楊惟忠大元帥府都統制擁扈有功故有是
命

野記曰楊惟忠驍勇善騎射少為將靖康初為高陽關路兵
馬副總管康王開大元帥府惟忠來歸授都統制及黃潛善
等勤王兵至皆以屬惟忠王即位加殿前都指揮使建武軍
節度使後進檢校少保以兵一萬衛隆祐皇太后往洪州聞

金人渡江軍皆潰部將司全傳選等去為盜太后適虔州惟
忠走萬安縣山谷間數日乃還乃聚兵數十司全傳選等復
降虔賊陳辛圍虔惟忠登陴力戰賴胡友至敗辛後屯軍洪
州李成將馬進來攻呂頤浩率惟忠拒戰進解去改江西副
總管軍于吉時賊楊勅屯吉惟忠與勅叙同姓之好邀勅飲
誅其首領而併其兵卒年六十六以其軍隸岳飛

五日壬戌內降白麻李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御營使黃
潛善兼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御營副使

李綱制曰門下朕博觀群書歷考古治將啟中興之景運必
資希世之偉人俾丕修于政經以大慰于民望爰登碩輔敷

告治朝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李紹志大而德烈器闕而
憲遠自任以天下之重皆謂有王佐之才粵西高華每著名
節矯切造膝識者想聞其風報奉常建言公議共推其雅望
超躋丞轄進長樞庭風采聳于邇遐聞譽溢于中外稍稽魁
朽殊鬱師瞻肆朕慕臨之初首圖台用之亟遂陞次輔以率
群工民情惟嘉國是以定念華夏徂承平而弛備致夷戎伺
間隙以肆侵惟民懷舊德而靡忘惟士懷新政而甚切當今
朝有內脩外攘之志汝其比迹于樊侯朕欲民臻仰父俯子
之安汝其希蹤于裴度使任大事以爾為棟梁使斷大疑以
爾為龜筮是用延登上相秉幹鴻鈞特尊左揆之崇兼貳東

臺之峻仍具公爵陟以文階增行爰曰陪御名真賦游盼殊
渥昭示顯榮嗚呼得賢邦家之基汝能追配于前哲論相人
主之職朕則無愧于古人益遠乃猷以對朕命可特授銀青
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黃潛善制曰門下巨川之待舟楫用宏濟于多艱元首之賴
股肱以共成于具體維時王佐寔東國鈞相須而成關一不
可茲延登于次輔以同闡于大猷式盼浹旒之孚爰聳治廷
之聽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黃潛善學造醇賢之蘊識窮事
物之微氣粹而憲深誠篤而忠切表儀禁路著望寔于朝端
鎮撫巨藩懔威稜于闡寄勤勞一節中外百為朕開帥府以

臨戎爾與籌帷而贊畫靜密無貳夷險不渝納言而合嘉謨
揆事而無遺策肆朕纂承之始尤喜翼戴之恭蚤聯通臣而
功素顯于時進乘大政而士不諫其速建明愈備聞譽彌崇
念中夏玩于燕安致外夷肆其侵侮雖國勢之猶弱賴民懷
之益深朕欲有定武功汝其紹蕭曹之烈朕欲緝熙治具汝
其追內魏之蹤是用超登右相之隆兼貳西臺之峻乃進公
爵仍陟文階陪御名并賦之多加衍圭田之厚併頒茂渥丕
勸具寮嗚呼朕心惟乃知其增修于遠業嘉猷告爾后尚晉
及于丕平諒體至懷奚俟多訓可特授正議大夫尚書右僕
射先是詔李紹到行在拜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上即位左

右揆皆虛位首以綱為右揆至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守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并命中書侍郎黃潛善為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紹兼御營使潛善御營副使
自是宰相始有親兵

十四日辛未傅亮罷制置使發赴行在
內降御筆傅亮兵少不可渡河罷制置副使發赴行在以臣
寮論久在京師逗遛不行故也

李綱時政記曰權知大名府張益謙奏言招撫使搔擾河北
盜賊多不若罷之綱奏曰張所今尚由京師未行不知益謙
何以知其搔擾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為盜賊

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
盜賊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畧益謙小臣乃敢沮抑必有
使之者遂令分析至八月十二日進呈河東路經制使使司奏
狀元降畫一程旨指揮許令干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
齊集日渡河續奏程旨令聽宗澤節制於陽武伏乞明降指
揮以憑遵守綱奏曰河東經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陽武渡河
濟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為界難得糧餉萬一潰散
即朝廷別未有一項軍馬可以措置河東不若令依元降畫
一指揮且于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為便黃潛善謂這道
不進致失機會綱奏曰河東經制司受命啟行才方數日猶
尚在京師恐難謂之這道今日事勢亦未見機會可乘不若
盡將帥之憲乃可責以成效用其言而續用弗成朝廷自有
曲議憲久不決八月十四日內降批傳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
經制副使發赴行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三

炎興下帙十三

起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辛未盡十月二十九日乙酉

東京留守宗澤奏劄乞車駕回京師

宗澤自七月到京師屢上表劄乞回鑾又極論曰臣蒙恩差
權知開封府事今到二十餘日物價夜市盡如平時每觀天
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臣之血誠見將士見商賈
見農民見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下歸正九重是王室
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寮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下歸京
師者不過如張邦昌耿南仲奸邪革陰與賊虜為地爾臣願

三才圖會
一
陛下體克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順農民順士大夫之
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
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耿南仲奸邪陰與賊虜為地
者之語又別奏曰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
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勵不懈增築開濬起造
輯理浸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
十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
人執長鎗隨牌護車十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
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總領為一隊見今四壁
三統制官日逐教習變化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于城外剗

寨又沁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
見使王彥魯中立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
州同為一體把截探伺次第賊虜畏警必不敢輕動冒犯自
連殄滅又曰臣已修整街街御廊護道杈子平治南薰門一
帶御路聞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日夜顙望陛下迎奉祖宗
之主與隆祐皇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福天
下臣夙夜憂思眷念繼之以泣又別奏曰陛下既即位
乃晏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骨動通相鼓煽聞諸州縣間有
驚剗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踐
蹂弗莫攸居茲無他由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奸謀

預圖遷幸使彼狡獪皇惑敢爾橫肆盜擾竊發有闕字獨躋
以歸歆畝以操耒鑄劍戟為農器思不犯于有司爾若陛下
勅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
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望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
自然中興尚何夷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

十八日乙亥尚書左僕射李綱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
洞霄宮

制曰論人臣之大戒罪莫重于擅朝置輔相以仰成責尤嚴
于誤國式揚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李綱頃以時才列于清要
屬戎兵之急變參綱轄于中臺同流俗以沽名秉樞橈于右

府既提師而敗績舉絀典以投荒肆朕紹圖惟人來舊念台
環之已賜遣揆席之猶虛首登次輔之崇旋陟上台之峻而乃
謀謨莫効狂誕罔撝恭廟諱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既請
盡括郡縣之私馬又將竭取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賢
愚致賞罰失當于功罪出令允符于清議屢抗執以還封用
舍若拂于群情必力祈于親札第欲恃恩于已靡思移怨于
君比劾江浙搔擾之官亟下閣里寬恤之詔貼改已畫之旨
巧蔽外媚之姦茲遣防秋之帥寔為渡河之援顯朕告命厚
犒緡錢費踰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每劾起其速進輒沮
格以不行設心謂何專制如此忽覽刺章之奏其陳引咎之

辭願物論以大諷諷豈邦憲之可屈宜解鈞衡之任俾送祠館之游仍聯祕殿之班併推加戶之異數以全體貌以厚朕肱嗚呼國步多艱方切履冰之懼昂司失職更懷覆餗之虞尚緣注意之求特徇乞身之請往祇訓誥毋怠者循

李綱每建言頗切直黃潛善汪伯彥忌而譖之又諷臣僚使言其罪臣僚言經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專行買馬之擾招兵之暴勸納之虐復立賞格公肆為姦擅易詔令切庇相親等事遂罷宰相

汪彥章時政記日十八日乙亥內降麻制左僕射李綱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以綱上表稱疾有請故也

太學生陳東歐陽徹以上書切直死

陳東歐陽徹上書論李經不可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乞親征迎請二帝語切直斬于市行路之人有為之哭者

中興姓氏錄日陳東字少陽潤州人歐陽徹撫州人東在太學博學雄文聲譽甚盛慨然有濟世安民之志宣和末天下

大亂淵淵暉即位東率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勳亂國害民謂之六賊乞賜誅戮發策親征

及京貫勳等追還還早正典刑不送靖康初姚平仲敗宰相李邦彥忌李綱主戰罷之大金攻城人情甚駭東引進士伏闕

上書言邦彥及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棣乃社稷之賊

李綱乃社稷之臣不可罷乞召徐處仁唐恪置諸左右閫外
事盡付种師道俄而軍民數十萬大呼闕下請復用李綱擊
碎登聞鼓殺內侍五十人遂復用李綱而民心定邦彥等皆
譖東以為布衣脅天子累欲罪之上不允補迪功郎賜同進
士出身東又上五書力辯之建炎元年左僕射李綱罷黃潛
善汪伯彥用事東與歐陽徹在應天府伏闕上書言李綱不
可罷潛善伯彥不可用乞親征迎請二帝不允潛善伯彥及
內侍譖于上驅東徹于市斬之死時年四十二識者哀其忠
義且知喪亂未已也三年悔誅東等賜東之子錢五百貫賜
東徹承事郎

二十日丁丑光祐皇太后發應天府

元祐皇太后自應天府進發中原之人皆知翠華將有江都
之幸京師父老有相聚涕泣者

東京留守宗澤奏劄乞且駐蹕南都勿為巡幸

臣伏觀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已有詔復遣官奉迎太
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請詔書私竊疑之此必
有進言者勸陛下殺為此言其意必有所屬彼進言者欲陛
下過江避賊而不思天下託為愛君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
察其利害之寔斷自淵衷早定大計臣學術空疎不能引古
為證姑借近事一二為陛下別白言之朝廷異時更改三舍

以取士欽崇道教以奉真進貢花石以享上屈意賊虜以講和當時士大夫阿意順承例蒙旌賞其間有識者議論不合稍加裁抑則必以悖戾怠慢加之譴斥陛下試以前日之事概之其煩僻遵承例需陞擢者果皆忠蓋者乎巡幸之事利害所關萬倍于此四者比進言之臣談何容易又况利害之端曉然可見陛下何不計正其寔而早黜之無使此曹如異時阿意承順之人得便文自營而國家獨坐受其弊也臣重念本朝提封萬里東京既為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心計今兩河雖未牧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不能療一

二 手臂之不伸也又并與心腹而棄之豈祖宗所以託付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臣乞陛下且暫駐蹕南都無輕譏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衛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增重而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是徒為走計耳示虜以弱非惟不卹兩河抑又不卹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為陛下惜者此耳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毋忽又劄子曰且我東京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而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狂虜乎臣觀河東河

三朝正史卷之六
六
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克負痛感槩激昂想其忼慨之
氣直欲吞此賊虜陛下何忍恬聽諛順而不令剴正之士率
厲同心勦絕兇殘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如舊但嗷
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
飲食大旱之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
之業復成矣

二十二日己卯迫降指揮諸路買馬除陝西路每州可令買馬
百尺外其東南州軍不係產馬之處並免出其勸民出財助國
指揮更不施行

二十八日乙酉尚書右丞許翰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先是翰與李綱素善綱被召薦翰六月有旨端明殿學士許
翰復職制曰士有明于遠圖而闇于近患工于為國而拙于
謀身雖當時鑿枘之不同而今日蒼龜之先見具官許翰蚤
明古學出應時須翁歸兼文武之材無施不可賈誼陳治安
之策所慮益深方宏康濟之規忽陷譴訶之域棲遲閭里淹
歷歲時肆予翮俊之初知汝投閑之久恙還故秩以對便朝
忠不忘君當大摠于素蘊人惟求舊思復見于老成汝其疾
驅以承朕命經罷政翰遂得祠

野記曰許翰字崧老洪州人進士中第宣和中為給事中言
高麗入貢者侈之爭出知亳州後提舉杭州洞霄宮靖康初

以李綱薦召為御史中丞言蔡京童貫蔡攸皆坐責俄同知
樞密院金人邀求三鎮翰言三鎮棄則京師不可都而天下
危矣不宜許乃薦种師道宿將可用又請誅蔡京童貫王黼
朱勛楊戩李彥孟昌齡等家族并推治門生黨與上不允翰
嘗督姚古种師中兵進解太原之圍及李綱黜并翰罷建炎
初綱入相復薦為尚書左丞綱解梳務翰以資政殿學士提
舉洞霄宮累官通議大夫紹興三十年卒

九月五日壬辰命巡幸淮甸

御史中丞許景衡奏據探報金人犯河陽汜水等處逼近東
京朝廷雖已遣鄭建雄閔勛領兵前去防遏乞車駕南巡以

慰人心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命涓吉巡幸油油甸續據有司
選用十月一日宰執進呈奉聖旨依令朝廷措置施行

臣僚乞考驗京城失守將吏士卒効命與逃遁者誅賞示戒

臣僚上言竊觀去冬京師失守城池非不深高甲兵非不堅
利士卒非不衆多然上下弛慢嬉戲城上坐觀其填壕復縱
其登城又曰公然逃遁無復衛上之心遁于城內者反導虜
寇掠劫居民遁于城外者結集徒衆焚劫州縣逮今未能偃
倂以為戒若命苗守司于胡虜登城之所三二百步內考驗
將吏士卒姓名効命致死者褒其忠義賞賚其家永保廩給
逃遁得生者梟首示衆屏逐其家永離其處則人知効死則

享榮名而福家屬偷生則受顯戮而禍妻孥忽有師旅之事其誰不以死衛其上乎有旨依令宗澤其功罪尤甚之人由朝廷指揮

七日甲午奉旨將來巡幸駐蹕揚州

行下知揚州呂頤浩修治城池繕部員外郎陳充幹辦通
行宮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泊去處稟部員外郎李傳幹辦
舟舡并樁辦糧草發運使李祐淮南轉運使李傳正並差隨
軍轉運使

十日丁酉詔巡幸所過毋得搔擾

詔曰荆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舊就簡毋得搔擾訪
聞州縣不能深體至意色已未備吏卒並緣為姦百姓受害
朕臨蒞以來欲求民瘼卹民隱思所以為民利者未厭朕心
有司以巡幸之故乃更前期騷動朕甚痛之今戎馬驚擾之
後盜賊間作朕夙夜惟寅念不暫安縱未能盡除大患使吾
民各安南畝其可事一己之奉以重困吾民乎凡巡幸所過
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若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養氣體不
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什器輕便不求備用
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齋以行皆無取于州縣橋梁舟楫取
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出一切無所追呼隨從臣僚皆體
朕意有司百吏敢騷擾重寘于法惟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

將士寨柵必令寬敞官無得少懈部使者皆朕耳目官有違
戒勅而不以聞者當與同罪若自為騷擾罰更加重許民越
訴

十五日壬寅差兵部郎官太常寺官各一員計置合用舟船迎
奉神主仍專委內侍官二員充同共都大主管合行事務各仰
條具申尚書省施行

二十一日戊申元祐太后及六宮至揚州

元祐太后至揚州別立揚州正衙牌曰車駕巡幸駐蹕之門
王彥河北招撫都統制渡河破金人兵收復衛州新鄉縣
樞密院以王彥為河北招撫司都統制師張翼白安民兵飛

等十一頭領七千人渡大河于已陷州縣措置招撫不順番
軍民遂渡河北屢與金人兵鏖戰破之收復衛州新鄉縣

二十七日甲寅車駕發應天府

上巡幸江都自應天府進發

十月一日丁巳睭駕發舟巡幸淮甸車執侍從三司百衛禁旅
御營使司五軍將佐扈衛以行

劉光世除殿前都虞候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
先是命劉光世省視陵寢及規畫控扼河陽還遂有是命

二十九日乙酉王彥及金人戰于新鄉縣不利兵潰彥入太行
山聚眾向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號八字軍而河應響

王彥既得衛州新鄉縣即傳檄諸郡金人以為大兵之至也
率衆數萬薄彥壘圍之數重矢注如雨彥兵寡且器甲踈畧
疾戰輒不利彥決圍以出其衆遂潰金人見彥所乘甲馬獨
異復盡銳追擊彥與麾下數十人馳赴之所向披靡轉戰數
里弓矢且盡會日暮得免他將往亡復渡河以還彥收散亡
得七百人保懿城縣西山常慮變生不測夜即徙其寢所其
部曲曰我曹所以棄妻子冒萬死以送公者感公之忠憤期
雪國家之耻耳今使公寢不安席乃反相疑抑我則非人矣
遂背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其誠彥益自感勵
大布威信與士卒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招集忠義民兵首

領如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一十九寨十餘萬衆綿亘數
百里金鼓之聲相聞自并汾相衛懷澤陽表討賊者皆受彥
約束稟朝廷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成相望時遣勁兵
撓彥糧道彥每勒兵以待之且戰且行大小亡慮數十百戰
斬獲銀牌首領金環女真及奪還河陽被虜生口不可勝計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四

災興下帙十四

起建炎元年十一月丁亥朔
盡二年正月十一日丙申

十一月丁亥朔曲赦應天府宿亳楚泗揚州

朕法義易之者方體周王之時邁粵自慕圖之歲率勤巡狩
之行比由睢陽來撫淮甸歷宿亳之境域過楚泗之郊圻觀
廣陵形勢之雄思藝祖規模之大講求民瘼修舉政綱念
人之德好生常軫懷于矜卹而天子所至曰幸得無望于
惠綏矧復茲禮甚希吾人宴衆難戒供湏之擾寧微應辦之勞
駐蹕云初惠息可後宜敷慶有用慰群情嗚呼若日月之有

光明或先煦臨如天地無不覆載咸所蓋容思萬方之罪在予尚一人之慶有賴志獨咎累共迪中和咨爾庶邦咸悉朕意

四日庚寅詔未能使絕域將萬眾者

朕以眇躬嗣承大器屬時艱危慄如冰淵念二膳母后之未還震于寤寐而宗廟生靈之重任常懼弗勝臨御已來脩殫智力而人多規利士樂赴功靡樂之餘艱于振起遣兩道請迎之使未副所期為中原固守之圖亦慮弗至思得忠信宏博可使絕域與智謀勇毅能將萬眾者咸朕孝弟之志而共安中原慮其湮沉弗能自達夫以天下之大祖宗德澤涵養

之久宜多異材副朕延想三省樞密院昭示朕意不以有無官資並許詣行在登聞檢院自陳朕將不愛爵祿優加禮遇以表忠義濟時之功

六日壬辰宰執早朝登御舟進御榻前奏

九日己未王彥及金人戰于太行山金人遁去

王彥在西山聚兵既集常慮糧儲不繼一日晝發軍士運粟會奸人有告勇帥者金人乘虛遁以大兵薄彥壘率親兵乘高禦之眾稍却大呼勇士眾力戰且以弦弩飛石齊發金人方稍退金人有死者皆以馬負屍而去自此金人布長圍欲持久困彥彥絕餽運者自餘彥檄召諸寨兵大至金人乃遁

去

遺史曰時金人銳意中原特以彥在河朔兵勢張甚未暇南
侵一日虜帥台其衆酋領俾以大兵再攻彥壘酋領跪而泣
曰王都統寨堅如鉄石未易圖也必欲使其某將者願請死
不敢行其為所畏如此

十四日庚子車駕次泗州

粘罕約諸酋分寇河南

節要曰粘罕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酋分寇河南東路窩里
堙入寇光輝山東西路粘罕入寇京西粘罕又除女真萬戶姜室
為陝西路都統以女真萬戶撒高曷李董黑崙以副之寇陝

西窩里温自燕山率衆由清澗渡河以寇山東

二十二日戊申知密州軍事趙野棄城而去

趙野以前執政知密州見山東盜賊縱橫宮儀擾即墨不退
翠華乃在淮南王命不通遂具車檐裝載輜重以家屬乘輜
馬棄一城軍民浩亡長行軍民偶語兩日不定于是杜彥等
乘間作亂

二十四日庚戌泰州軍卒杜彥李達吳順反杜彥自稱知軍州
事追執趙野殺之

趙野棄城去有守衙節級杜彥樂將節級李達小節級吳順
三人者因民詢遂謀作亂且曰方今盜賊縱橫一州生靈

豈可無主請自為知州軍兵昏聩命彥遂為知州而達與順
左右之彥遂遣人追野至張倉鎮執野并其家屬回侯丑彥
等坐堂皇上其徒黨殺若報投到趙野彥曰爾為知州自販
老小欲向南去不知一州生靈誰為其主野不能應彥令取
木驢來釘其手足野大驚乃呼曰告太尉願懇一言彥媒罵
之衆已撮野跨木驢釘其手足矣推出譙門凌遲而殺之取
其頭藏于市用一笠兒蓋其上百姓見之為之垂淚其家屬
為徒黨分去唯一子學老得脫彥等取哀州一城強壯盡刺
為軍

二十五日辛亥金人陷河間府推府鈐轄孫某廉訪李某皆被殺
先是知河間府黃潛善以兵赴大元帥府也令鈐轄孫某權
府事金人犯河間府孫鈐轄盡力禦之高陽關路廉訪使者
內侍李某屢率兵與金人接戰河間府士民服其忠勇金人
攻城之西北角破而城中築月城護其關凡築月城三重而
三次攻破時月城已近雲一營是日雲一營中遺火誼亂金
人乘亂攻陷之大肆殺戮至于子城忽傳令戢兵時城中士
民死者已絕半孫鈐轄李廉訪皆死于亂兵

二十七日癸丑車駕至揚州駐蹕

窩里溫自燕山率衆由清澹渡河以寇山東粘罕自雲中率衆
下太行渡河陽再陷西京及遣女真萬戶銀术拔朶茶昌馬等

以寇漢上

節要曰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白為賊不得渡河背
攻河陽南城建雄之軍遂潰粘罕得渡首敗姚慶軍于偃師
慶死之西京官吏棄城南走殘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
屯于大內以代州叛臣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女真萬戶
銀木輩寇漢上粘罕不自行者以時宗澤守東京恐賊避其
後故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漢上之寇無後顧之憂也

十二月八日癸亥金人陷鄭州知軍州事董庠棄城走

前知階州董庠者因來勤王潰散無所歸宗澤留守東京令
庠知鄭州金人犯境澤出兵援之為金人所敗庠亦棄城而

奔金人不入鄭州而退去遂往京西

遺史曰金人寇西京車駕在揚州金人議進兵殘擾京西乃
遣銀木大王自汜水渡河犯西京京西路制置使河南尹孫

昭遠不敢當即引兵避之金人遂陷西京

十二日戊辰金人自龍門渡河沿河安撫使曲方遁走

自河東一路陷沒畫河為界朝廷以唐重帥關中重沿河置
安撫使以統制將兵守河而安撫統制屢易最後以曲方為
沿河安撫使方已衰老皓首黧面如鬼物統兵駐于韓城日
以飲酒蹴鞠為事未嘗治軍政金人議請關陝乃遣銀木大
王提兵一路擾京西又一路自慈隰而南欲寇陝右妻宿字

三朝正史會編
五
堯統之唐重遣趙德用劉光弼齋金帛犒兵河上光弼至華州聞金人逼河遂留不進金人自龍門清水至曲方地分奪扼渡河而方猶飲酒以告者為妄言金人出龍門山並河而南拒韓城四十里方始覺之乃擁兵遁走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卻波

十九日甲戌金人寇同州知軍州事鄭驥赴井死周良以同州降于金人

姜宿寧自清水曲渡河距同州猶七十里人心已動不安矣酉金人斬死同州通判及知縣衆官皆走甲戌同州閉門知州軍事鄭驥赴井死軍民上城名為守禦而誼亂無法金

人至城下呼請官自打話軍民謂寄居官承節即前知沙苑監周良者子弟所出身可與打話遂同請良良辭不可軍民曰州縣見任官皆棄城去若承節不向前承當則一城生靈皆遭荼毒良不得已而從之令立青蓋于城上金人遂就來打話且令投拜良曰如大金不殺戮願以城降金人許之良出城見其酋請降金人渡河侵陝西首犯同州同州投拜姜宿寧堯喜以良為定國軍節度使知同州唯遣十數騎入城索寄居官皇城某追取金寶畢殺之又入州學取書籍而去餘無秋毫之擾

遺史曰秦檜當國鄭驥之親屬為檜客情意深密驥以死節

贈通議大夫猶以為未錄其叱罵金人之節加贈樞密直學士制曰往者人習治安士喪庶耻遭時紛變坐視傾危盖平日詭隨固知尊主庇民之道故臨事驚懼且無仗節死難之人朕承多難每為永嘆倘聞義烈豈無褒揚其官鄭曠稟性剛明守貞端靖始將使指旋部部即符追醜虜之橫侵能嬰城而自固旁無應援遂以陷亡殆白刃增在前叱群兇之愈厲雖加卹典未慰忠魂載頌決渥之恩墳增首宥密之直靈兮英爽歆此寵榮後又請益諡曰威慈曠赴井時金人猶未傳城初無固守與河北之節可謂詭冒矣

姜室自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犯長安

節要曰時姜室屯河中蘇村官軍扼蒲津兩岸賊不得渡遂潛由上流之韓城一夕履冰而過直犯長安于是蒲津官軍不戰自潰

十四日己卯金人銀朮陷汝州提點刑獄謝京去被殺銀朮陷汝州將兵挾提點刑獄公事謝京出城奔走為軍人掩龍言京被殺緝捕盜賊陳元等領將兵各散去將兵王俊聚衆後據徽盖山有衆數萬

河東制置使王瓌棄陝州奔于興元府

王瓌為河東制置使軍于陝州同州既陷瓌之兵潰亂不能整乃由張昱治陝瓌率衆由金商欲入川州縣震駭欲閉關

拒守獨提點刑獄張上行破衆議迎境處于興元府給其衣
糧

建炎二年正月二日丁亥金人銀术寇鄧州安撫使范致虛棄
城走權安撫使劉汲率衆出戰被殺

遺史曰初河東制置使趙宗印退軍取商州路出武關欲赴
揚州到方城縣遇范致虛得知鄧州兼西路安撫使致虛遂
招宗印屯于鄧州時建炎元年冬也至是致虛下車方僅一
月而金人犯鄧州致虛聞風先遁去宗印以其兵帶挾居民
出城入房州往襄陽金人酋帥銀术大王寇城下轉運使權
安撫劉汲率將兵二千人及兩都監出南門殺言欲戰或以

為出奔為金人所掩汲及兩都監被拘執或曰登時被殺

乾道六年左宣義郎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劉焯
進狀伏念臣先祖父朝諫大夫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臣
汲起自諸生遭時多故欽廟收之放逐擢使京西先克錄其
勞効就除帥事于是國兵新破虜勢方張漢沔之南四面受
敵孤城散兵無經夕計先祖父臣汲志于急難受命感遇愴
慨自奮誓以死報乃建炎二年正月三日虜騎犯鄧州先祖
父臣汲親統將兵出城與虜帥銀术大王二十萬衆接戰在
本州城南當陣遇害五月六日奉聖旨贈兩官特與兩資恩
澤當時死事寔跡見于提點刑獄權州事程芾之所奏出戰

始未見于京西使臣將校之所供蒙恩褒贈見于武勝軍之
所被受吏部之所給據一時事勢與朝廷之委寄士大夫之
論議則見于御史中丞許景衡章疏而先祖父臣汲忠義憤
激凡所施置則見于行狀為當時先父臣斐自蜀聞難即趨
京西朝廷俶優告命淪失先臣早世諸父流離存歿恩命兩
未獲霑因之先祖父汲汲四十年死節未昭于時雖于其間
累有申明值秦檜當路時事務送閣束之無施行自分此生
齋恨永已誠不自意未死之年誤蒙陛下召自遠方擢真三
館孤賤之跡一旦得遇天日昔之無告似可號訴累年于茲
猶以遭遇昭明未有補報內抱沈痛抑而不發近者又蒙誤

恩待罪史氏獲與諸儒朝夕網羅放失舊聞稍和紹興之間
鄭曠唐重之流賜官賜謚之典皆因其子孫自言得以推恩
乃知昭朝于盡節之臣隱卒宗終無所不盡而先祖父臣汲
當艱難時仗節死義比于二人迹狀顯著徒以子孫賤遠不
能號天扣地請命昭世致使歲月引久史臣不書太常不謚
忠義大節泯滅無聞其責在臣無以自贖使臣今日叨塵朝
行繆嘗載筆日見已行之事而猶忍緘默若不祈請將復何
顏戴天履地仰惟皇帝陛下臨朝勵精大明黜陟日月之照
細大不遺方將崇獎死事御名勅名節使天下聞風有所砥
礪是又先祖父臣汲孤忠白暴之時子孫沈寃臣痛有所赴

愬之日重念國難以來州鎮牧守何可勝數倉卒之間望風棄城蓋十八九嬰城自守者百無一二致于整兵迎敵以必死抗者又絕無而僅有昨來先祖父臣汲死事之迹既有上件帥臣所保奏武勝軍所被受使臣將校所供折吏部所給公憑臣僚章疏所論時事一一皆可照驗則臣之籲天泣血泥首請命冀獲彰聞于上固其所也臣竊見唐安史之亂顏杲卿李愬張巡許遠皆盡節于天寶之末至德之初而顯揚于建中長慶之間差次于元和之世褒忠尚義以大儆于時雖數十年之久猶不可已故太常博士獨孤及諫郭知遠謚謂不當以過時廢禮則臣于此時控告君父猶不為後檢紹

興五年十一月四日聖旨指揮節文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不以官品高下並令奉路帥司保明詣寔聞奏特與賜謚臣先祖父臣汲事迹委事應得上件指揮臣今啣哀澀血伏詣闕下繳進以聞臣誤被醒獎身居朝列莫敢興造曖昧僥倖上恩一言涉誣罪當萬死伏望皇帝陛下天地父母特軫睿慈哀憫死事之臣申詔有司考按事實忠依建炎紹興詔書非獨以慰九原孤忠悽慄小臣生死骨肉之幸亦庶幾激勸忠義砥礪名節于風俗隆替不無所繫伏候勅旨續據太常寺申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節文云云今準省部備準都有批送下劉煇進狀乞賜祖父謚事今

將連到錄白照得故知鄧州京西安撫使贈大中大夫劉汲
先因金人侵犯鄧州統將官戚鼎提兵戰歿蒙本路提刑程
芾保奏贈大中大夫本寺契勘本官係守臣戰歿應得上件
指揮正月三十日奉聖旨特與賜謚符施行本寺今欲擬謚
二月二十七日奉勅以孤壘抗方張之虜義弗圖存示本朝
有仗節之臣死為不朽敬徇易名之請因宏勵俗之規具官
劉汲與學決科誠心奉上值奸回之惡直遭排擯而自如賜
環于靖康更化之初分闢于建炎再造之日屬茲壞守正扼
賊衝衆避敵以苟全獨舍生而殉難髮歸若動尚想常山之
威背裂大呼不媿睢陽之戰哀百身而奚贖即二惠以表尊

慮國為忠捐軀曰介莫英靈之如在歆即寵之不忘可特賜
謚忠介

九日甲午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李柝叛降于金人

遺失曰金人犯鄧州官兵守禦劉汲被執守陴者已見金人
作木柵圍城矣穰縣典史格某之子被驅虜作柵金人遣入
城使諭城中投拜格氏子呼于城下守陴者皆議之遂釣上
城格氏子曰銀木大王兵十萬取今日已時破城已破鷄犬
亦不苗若能速便投拜則可以免禍有趙士曹者福建人欲
投拜簽判李柝者西京人不欲投拜曰嘗盡死節趙士曹曰
豈不知盡節而死為忠雖死無益于事奈一城生靈何柝語

塞遂許諾與趙士曹同出城見銀木大王投拜銀木折箭為誓不沈城由是金人遂入城初淵暉用宰相時白中之謀欲幸襄陽而鄧州為行宮截留四川輕齋網及聚糧草至是盡為金人所得又需索百色技藝人及金銀物帛如京師圍城中根括之法

粘罕兀朮屯西京

高里温陷青維二州

姜宿字重陷延安府

金人陷延安府東城是時卻延路經畧使王庶在鄜州家屬在延安府奔走得達鄜州權知延安府事劉洪與軍民共守

西城

十一日丙申金人銀木陷均州知州楊彥明棄城走

先是靖康初金人方犯河北而諸路州縣軍民皆殺歸朝燕官唯均州有添差武當縣丞不履務任雄翔者燕山人三女及第有智美尚蒙抗慨聞率歸朝燕人約七十餘人家有所有食刀麪刀以至果刀刺鷹干器械尺鉄盡赴州約之以明不反及應有馬者亦皆納之知州楊彥明信其然常衛護保存故人不取犯未絕有潰散兵犯均州境彥明令雄翔措置雄翔即授方略分委其眾當之每出必勝均人亦賴之漸付以器甲兵馬使防境內雄翔常語彥明曰國家忘戰久士卒

懈惰不可用至金人至必不可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
能盡取歸朝燕人使之防邊取之有道猶可支梧今國家兵
馬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彥明以其言為是及金人犯境內
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未知所措雄翔乃以其眾送彥明
全家上武當山與彥明叙別復聚其眾還城中金人到雄翔
迎入城于是歸朝燕人盡隨金人北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五
災興下帙十五

起建炎二年正月十二日
丁酉盡二月十九日甲戌

十二日丁酉金人銀木隔房州

十三日戊戌金人婁宿隔長安安撫使唐重戰卒提管楊宗閔
運使桑景詢曾謂提刑郭忠孝皆被害

修撰劉岑誌重墓曰靖康元年冬金人破京師明年二月北
狩今上即位于南京年號建炎是時朝廷已失河東金人重
兵屯于河上陝西大震驚吾急之使日至行在所而永興一
道並邊矣岑遠使虜自汾晉渡合河津由關中以歸方入朝

宰相傳上首于政事堂訪可以為永興帥者於岑曰陝西
事宜素重况多事之初永興之帥其材尤難有天章閣待制
唐重今守同州逾年與賊對河守備百出民不加歛而食自
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虜陷蒲絳將及同口人度不能守重
開門縱之使出自與殘兵數百人守城示以必死虜知有備
乃引去邦人德之且立祠焉重平生之志在許國每一及時
事輒嗷啼忼慨泣下沾襟見者皆感動蓋其忠義足以服人
才智足以應敵欲守雍都莫如重可即日除天章閣直學士
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前帥范致虛先提六路
兵東向勤王苗連陝州不進公自同州移書責之曰金人犯

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憂國宜如何哉且京師以
秦兵為爪牙四方以京師為根本今擁秦兵坐視不前是爪
牙不足恃而根本搖矣其言累千百皆切至讀者感涕而致
慮不能用也逮聞京師失守公慟哭漉血檄諸道使勤王且
勉其効死盡臣節會永興令下慨然就國以勤王自任日條
關中利病且率長安父老子弟表言關陝山河形勢迎請主
上入都關中論急務有四大患有五大率以都關中為先其
次則建藩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為賊有又欲通夏
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犄角以緩虜勢至于用忠真正刑賞
皆中興急務所當先者上嘉其忠進龍圖閣直學士時虜在

河中窺閩內甚急而忻部銳兵朝廷盡以付制置使錢蓋公
上書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半年之間所談不知幾千百
言皆不報十二月虜引兵渡河拔同州明年正月三日及永
興城中兵不滿千人嬰城固守凡十日援兵竟不至而大將
傅亮以部兵降賊城遂破公尚餘百兵與接戰城中衆潰中
流失以死年四十六部曲中有感德者求舊棺于僧舍掘地
歛藏之後長安平成都漕趙開與公素友善令人取其喪以
歸既至子弟欲易棺櫬見刻其姓名月日于側具在初賊將
至公自度孤城決不能支梧語轉運使李唐儒曰重平生忠
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閩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

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刀何所施其智巧
一死報上不足惜唐儒以其書聞俄而死節報上聞而哀之
贈資政殿學士官其家五人方朝廷之訪雍帥也岑既以公
薦而又薦提舉常平鄭驥守同州永興通判曾謂為陝西轉
運判官朝廷皆用之後虜渡河鄭驥死于同公與曾謂死于
雍嗚呼三人者可謂不負朝廷矣公字元任眉山人為兒時
已不凡祖母宋氏嘗令讀裴度武侯廟碑一覽不再讀十二
賦陳平詩已有大志用薦者改奉議郎知懷安軍金堂縣許
光凝入朝薦于宰相得辟雍錄是時邊臣多希功幸賞以欺
朝廷至于誘羈縻蠻使貢不毛之地建立州縣張官置吏以

因中國其害甚大公遽言之朝遂召對除禮部員外郎丁母
 憂服除吏部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時宣和七年也十二
 月金人寇遼燕山安撫使蔡靖方告急而郭藥師叛寇如陷
 燕自河朔以南皆恐公建言今日之禍起于開邊之謀始于
 童貫金人兵鋒甚銳不可當且誅貫以謝邊人庶可以緩師
 宰相不能決謀遣給事中李藪出使未及而賊已壅境都城
 已戒嚴矣太上皇內禪淵聖即位明年正月改靖康方圍城
 中公日有所敷陳皆切中時病除諫議大夫時議講和親征
 二策皆未定公上疏欲宰執廷辯之姚平仲既敗賊愈熾索
 金帛甚急中書侍郎王孝迪大書揭榜下令民有藏金帛者

人得告之公曰審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
 以告主初政如此將何以化天下哉與同列御史迭疏論不
 可遷罷此令金人退師遷中書舍人凡賞罰黜陟之不當者
 孰不可下當路大不樂之與孫覲李權李會師驥以論事不合
 皆被黜公得秘閣脩撰知同州元年除天章閣待制頃之遂
 守永興公生已蜀起布衣才官中都敏望已籍守邊又能死
 事其名固足以傳不朽然公之死寔自岑發之况其大節昭
 昭如此刻之豐碑置之墓道使行者見之曰此吾宋忠臣唐
 公之墓其誰曰不可

遺史曰唐重儒生不知兵師關中一陷范致虛朝覆諱言兵

攬唯喜人言虜兵遠去關中必無虞京兆府路兵馬副總管楊宗閔與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非此統一水而本路兵弱且急繕城塹塹為守禦計以待外援舍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而止及金人犯境畧無措置城陷重自縊死宗閔先令妻劉氏攜家入蜀遂免于難唯宗閔死于其職轉運副使秦景詢曾謂提刑鄭忠孝皆死難景詢介直有守尚氣節之人也初童貫用事時州縣官皆迎肩輿望塵而拜唯景詢不拜議者多之以其發擢奸吏不受干請時人號為喪門神喪字借姓秦字言之也忠孝事伊川程頤傳其易與中庸大學金人犯長安或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禍忠孝不答

遂被害

內侍卽成章上書言黃潛善汪伯彥必誤國送成章吉州編管車駕在揚州金人攻河北陝西京西群盜起京東宰執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奏及張遇攻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內侍卽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且曰必誤國及申潛善伯彥使聞之也怒送成章吉州編管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領兵屯于河南府

初韓世忠為王淵軍統制屯于應天府上即位為御營使司左軍統制從車駕至揚州至是命世忠領張遇陳思恭等兵一萬軍于河陽府又命知澶州劉錫密結河朔之人自清州

絕河進兵命東京留守宗澤提大衆自滑州而北期集于中山府俄為黃潛善汪伯彥建議遂中止之

翟興翟進及金人戰于伊川皂礮嶺敗之又戰于驢道堰又敗之

翟興與弟進遇金人于伊川之皂礮嶺興披甲先登將士齊進接戰終日擒其酋夏太尉者後旬日又遇金人于伊川之驢道堰力戰擒其酋首傳太尉者自是金人聞大翟小翟之名矣

二十二日丁未詔招降盜賊

詔曰朕惟祖宗仁覆天下生育休息垂二百年家有積聚人

知禮教尊君親上安業樂生車書旰通烟火萬里頃自奸臣誤國邊隙既開戎禍及于黎元胡塵暗于京闕兵以傷殘而潰散民因侵軼而流亡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肆朕嗣位震懼于茲遭時艱難涉道寡昧寅畏恭儉不敢怠遑寬大公平庶宏共濟閱日尚淺群聽未孚攻剽剽掠寇亂滋起重矜州縣之民莫保田廬之安生靈何辜天意未悔今朕駐蹕淮甸寅奉廟社以來遣使金人屢致父兄之謂請念欲復汴清汴却還故都而盜猥多師虞弗靖膏眵截于大河之外形勢削于累年之間興言及茲痛憤良切咨爾有衆共圖興邦咸有鄉黨鄰里之情豈無父母妻子之念凡今日奪攘縱

暴之衆皆異時回心忠義之人白日照臨明爾遷善之意皇天覆憐監予止殺之誠應盜賊回心易憲散歸田里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所在官司條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

丁進以其衆詣京城留守司請降

丁進自退壽春府樓于京東京西至是請降于留守司丁進壽春府軍兵也逃走遇亂復歸鄉里就蘇村團聚人作過初自十百至于萬至有數萬皆面刺六點或刺入火進自號丁一箭圍壽春府安撫使康允禦退之至是請降

二十七日壬子金人銀木焚鄧州

銀木陷鄧州根括百色技藝人及金銀物帛既盡是日也金人諭與寄居上戶獻金銀以謝不死于是寄居上戶皆齎金銀犀象出城銀木大王使諭之曰欲留兵十萬屯于鄧州何以應副糧草衆對以鄧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又問曰既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大金若回軍却有紅中之類犯城使誰為主衆不敢對銀木大王傳令竭城北遷盡過北官員依舊注授差遣僧道依舊歸寺觀百姓便任便居住農家給田種作寄居上戶歸城中傳此語滿城中皆哭俄見四邊已縱火民不可歸乃出數里間入一木寨門極低小有板屋亦低僅容坐望城中火已亘天矣自是不得食者兩日有散失骨肉者

許于諸寨尋認有失一二十口者一兩日間尋覓皆足雖竭
城人盡狼狽出城然少有死者

二十八日癸丑大學生魏祐上書論列黃潛善汪伯彥誤君十
罪

金人姜宿孛堇陷鳳翔府

二月二日丁巳金人銀朮遷鄧州士民北去

節要銀朮之衆寇漢上甯鄧汝均房等州民以歸銀朮已焚
鄧州乃給甯居官上戶車及牛各有差遷之北去甯居官上
戶每過州縣人給米三升貧民下戶途中死者不可計到西
京已無幾矣

三日戊午金人銀朮陷唐州

銀朮以丁巳寇唐州戊午登城己未縱兵焚掠城市一空

十八日癸酉金人銀朮陷蔡州知汝陽縣丞郭贊死之

銀朮犯蔡州知軍州事閻孝忠先遣家屬往西平縣西陵土
豪程冲家孝忠聚軍民守城金人攻擊數日城陷于東南隅
居人自東奔者皆連餘三面奔者皆死知汝陽縣丞郭贊朝
服而罵金人被執猶罵不絕口不脫朝服而死金人大肆剽
掠焚廬舍孝忠被執金人見其貌陋而侏儒不以為知州遂
令荷擔孝忠奔走得脫乃往西陵孝忠字資欽開封人聰慧
俊爽精通醫方嘗著信効方議論甚精致行于世初為知

州揭榜詞狀不限字數每狀不限條事孝忠一覽盡得其理而能暗記其人姓名鄉里以至訴錢物者亦能記其數目金人既退留守司差張武經權知州之雖殘破而十縣猶盛民戶詞訟頻繁張武經不能辨時孝忠已有朝廷指揮放罪民戶思孝忠治民有法經監司陳狀乞孝忠依舊權知州監司送之孝忠遂權州事

十九日甲戌金人銀朮寇陳州軍亂殺知軍州事向子褒金人陷陳州

初報金人犯陳州知州向子褒欲固守時有出戍東軍四千人又有本州軍兵子褒倚之第三將兵景綬者欲棄城率軍兵出奔往揚州子褒不從金人既到景綬以將兵迎戰不勝軍亂殺子褒其家屬或散亡俄而城陷金人燒藝劫掠而去留守司差尉氏縣馮長寧權州事

東京留守宗澤奏論正月丁未詔書乞車駕回京師

正月丁未詔書二月壬申到京師留守宗澤拜詔畢讀之有曰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澤曰使忠義之人聞之解體矣乃具奏曰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我宋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世真宗世仁宗世英宗世神宗世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受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下之阜必

于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于驕
淫矜誇忘戰守備遂致賊虜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
二聖后妃親王與諸皇族蒙塵北去僑遇沙漠此忠臣義士
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惟忻
鼓舞秉髻銘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
真主矣萬世永賴寔天祚明德為無疆之休四方帖然若遠
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奸邪與賊虜為地者之語移蹕
淮甸則諸處兇惡強盜如蝟毛刺起如蜂聞眾縱火殺掠所
在狂盜罔有悛懼以謂天下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于二

月十八日祇受朝廷降道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
眾寇之患如是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賊虜圍閉京
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勵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
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
無遠識見無大謀畧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
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為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
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
犒設未嘗有所幫助飢餒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滿溝壑強
者變為盜賊非勤王之罪皆欺南仲輩鼓唱抑塞為之爾此
來奸邪之人方爾橫肆賊虜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殘滅

竊念國家聖祖神孫繼之相授湛恩盛德滂泝之心深淪決骨
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番賊雖強為剃頭辮髮而自保山寨
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敢顧愛身而自黥面
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人今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
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能自願耶此詔一出則自今後誰為
勤王者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
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衆之所惡勿施爾也果陛下回鑿九重
瞻拜宗廟俾四方萬里知有朝廷不失祖宗舊物此人心之
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衆之以慰安人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
人顯之望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失人之心也願陛下

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中語豈陛下意皆詞臣失職
不能敷繹之故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已之詔許還
闕之期大懟元之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
人盡皆遷善遠惡不犯于有司矣豈復更有為盜者王室再
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臣犬馬之齒七
十狂妄言之願陛下察之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意誅之赦
之惟在陛下臣無任

冀德韓清寇西京程興敗之擒冀德韓清遁走

冀德韓清乘金人入寇肅聚不逞出沒于汝洛之間有衆萬
人屯聚于苗山寺一擊而潰生擒冀德殺戮殆盡後數日破
苗山寺

艾蒿平韓清脫身走遁得賊財物小積盡給麾下獲嬪女數百人悉縱還其家

馬御名得信王推奉以為首倡募舉兵

初韓高不給田與馬令耕種贍養也久之馬白耕田不即得食願為酒肆以自活韓高不從之馬欲因此雜給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耗間因寒食日偽隨大姓送喪携親的十三人復弄詣五馬三寨諸寨聞之喜躍復推馬為首是時傳聞信王在金人寨中隱于民間自稱姓梁為人點茶一夕率兵劫金人寨奪迎以歸遂推奉信王為首時兩河忠義聞風響應受旗榜者約數十萬人

譚克據鄧州

金人寇鄧州時有陸巡檢者在羽山又有隆德府擗子譚克在灰堆山克者隆德府縣吏隆德府陷克脫身奔竄而鄉人之奔竄者推克為首間聞至京西遂據灰堆山金人焚鄧州遷民人而去也陸巡檢先入鄧州克聞之率眾殺陸巡檢而自據鄧州以收復報朝廷朝廷授克以官俾知鄧州

李彥仙克陝州

金人既已渡河陷同州繫橋為歸路西陷華陝岐雍隴秦陝右大擾廊延路經畧司出兵攻同州收復諸縣焚大慶關檄召河南河北豪傑共起義兵併力擊賊遠近響應旬日間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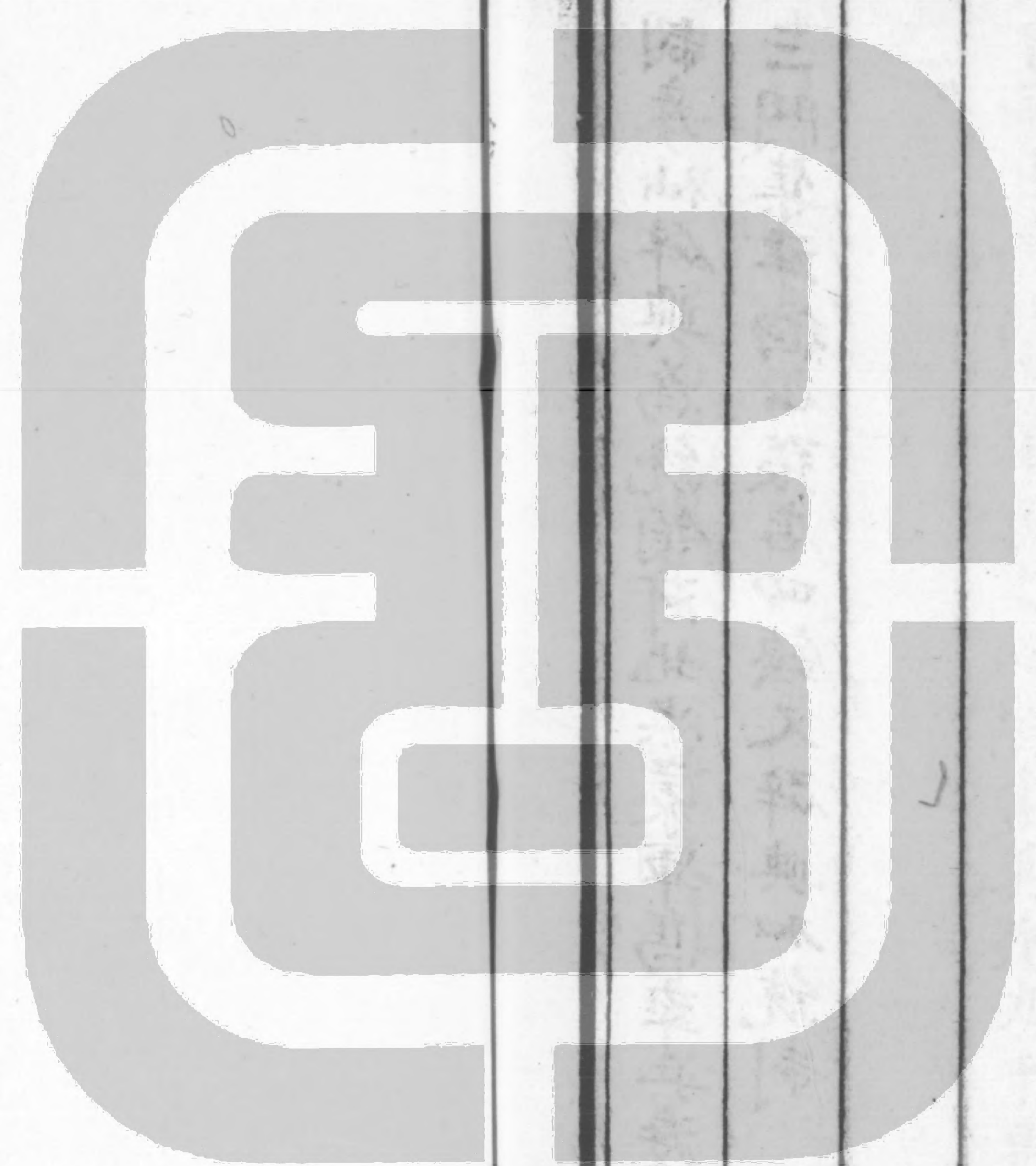
公狀自達姓名者孟迪種潛張勉張漸白保李進李彥仙等
兵各以萬數又勝捷軍卒張宗自稱觀察使亦起兵于南山
下彥仙者鞏州人世開線鋪彥仙有大志而不拘檢文面為
曹司送軍勤王至陝華間兵潰散彥仙聚眾僅萬人屢與金
人戰彥仙雖無勇猛之才然有智信而能謀事聞陝州空虛
率眾襲取而據之彥仙皆以信義治陝不營毫髮之私與其
下同甘苦故得軍民之心皆盡其死力于是諸州人多往依
之

卻興歸于李彥仙

卻興初據稷神山聞彥仙已得陝州乃以其眾付之願聽節

制彥仙辟興為統領河北忠義軍馬率兵渡河收平陸縣界
三門集津回山張店四鎮又辟興加統制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書